

Title	寓国仇家恨于离奇的爱情非剧中：读<公孙九娘>
Author(s)	宿，玉堂
Citation	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 8 p.105-p.115
Issue Date	1993-03-25
oaire:version	VoR
URL	<a href="https://hdl.handle.net/11094/79586">https://hdl.handle.net/11094/79586</a>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 寓国仇家恨于离奇的爱情悲剧中 ——读《公孙九娘》

宿 玉 堂

### On Chinese Classical Short Story “Gongsun Jiuniang”

Su Yutang

『公孫九娘』は蒲松齡が執筆した『聊齋志異』の中の一編で、最もロマンティックで、最も評価の高い作品の一つである。清代初期に、山東省栖霞の于七とう人物の指導する農民蜂起が、清朝政府によって血の弾圧を受けたという史実を背景に、一人の若者と美しい幽霊の間の悲恋を描き出している。作者はこの怪異な悲劇を通して、清朝の支配者が無辜の民を殺害した残虐な犯罪行為を読者の前に訴え、心中の悲憤を表している。

本文は、『公孫九娘』の歴史的背景、人物の形象化、情景描写、言語表現等に対して拙論を述べると共に、原文に出来るだけ詳細な注釈を加えたつもりである。諸先生方の御叱正を請う。

—

《公孫九娘》是《聊齋志異》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也是悲剧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的一篇。

清室于1644年入主中原以后，对汉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武力镇压，因而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从顺治初年起，全国就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农民抗清斗争。山东栖霞地区于七领导的抗清起义斗争，是清初山东境内抗清起义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历时十四年，波及八个县。

于七，名乐吾，字孟熹，行七。明崇祯武举，栖霞唐家泊人。顺治五年(1648)率众起义抗清，以锯齿山为根据地。除栖霞、莱阳等县外，并得到了文登、宁海州（今牟平）、福山、海阳、即墨等地民众的大力支持，抗清斗争的烈火烧遍了山东半岛。顺治七年进攻宁海州，杀死知州刘文琪。曾一度降清，为栖霞把总。顺治十八年（1661），于七率旧部继续抗清。清廷调集各路大军前去镇压。康熙元年（1662）起义惨遭失败。对这次抗清起义斗争，清张曜等修的《山东通志》卷一百一

十七《兵防志》记载：

顺治五年，栖霞民于七集亡命于锯齿山中，肆行剽掠。七年攻宁海，知州刘文洪死之。时海内初定，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登州知府张尚贤权授于七为栖霞把总，令其擒贼自效。人多畏其强御，折节与交，故事后颇有株累者。十八年春，于七之弟于九，与莱阳人宋彝有隙，宋诣兵部告变，称七谋不轨，遂檄官兵往捕，会七他出，七妻使于九、于十拒伤官兵。七惧，与其党尹应和及和子秉晟等叛入山。有旨命靖东将军济席哈，率舒穆禄图喇等及总督祖泽溥统兵会剿，济席哈抵莱阳，图喇领兵七百疾至栖霞，获城中从贼者三百余人，因趋鳌山，贼闻风逸去。十二月朔，大军云集列营山下，七负隅撑拒，凡两月余。康熙元年春，七溃围窜走，尹应和、尹秉晟等俱擒斩，其屯于昆嵛、招虎诸山者副将刘进宝以次捕治之，余众悉降。（转引自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

《山东通志》的编修者，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起义者极尽污蔑之能事，不可全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次斗争前后共达十四年之久，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

关于济席哈参与这次镇压活动的情况，尚有两处记载。一是《清史稿》列传二十九《济席哈列传》：“十八年，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击破所据嵎嵎山寨，七窜入海。”另一处《圣祖实录》卷五：“命都统济世哈为靖东将军，统领满汉官兵征剿山东叛贼于七。”（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此外，庐凤提督杨捷亦参与了这次镇压活动。《清史稿》列传四十八《杨捷列传》：“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余人，诛之。”

清廷除了调兵遣将前去镇压之外，还严厉处罚那些对起义防范、镇压不利的高级官僚。《圣祖实录》卷五中有这样的记载：“以山东巡抚许文修、沂州总兵官李永盛、登州总兵官范承宗，失察叛贼于七，提问来京。”（顺治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圣祖实录》皆转引自山东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这使我们从侧面看到了清廷是何等的惊慌失措。

正因为这次抗清起义斗争大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集团，使他们十分恼怒和恐惧，因此除了对起义者进行残酷镇压之外，对起义地区的广大民众也进行了疯狂大屠杀。一些对清廷心怀不满的汉族知识分子也遭到镇压。中国历代统治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从来不手软，杀人如麻，但对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却讳莫如深，极力加以掩盖。清朝统治集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从他们的御用文人编修的史书中，仍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上边引用的《山东通志》中就有“故事后颇有株累者。”光绪年间编修的《登州府志》卷十三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县（莱阳）邹知新力陈于三大帅，保全甚多，然犹戮数百人。既又搜索莱阳、栖霞两邑之与于七相交，凡通一刺者，皆系于县狱，株连绅衿又数十百家，三年始雪。”而民间人所著的《天放阁笔记》，则称“于七一案，死者且万余人。”王培荀著《乡园忆旧录》卷二：“宋荔裳先生琬，字玉叔，莱阳人。族中无赖子，夜宿土地庙，梦神告以先生与逆贼于七通谋，遂讪之官，系狱二年，乃白。”宋琬系顺治莱阳进士，大诗人，是山东提学施愚山的好友，而施愚山又是蒲松龄最敬仰的人物。

以上就是《公孙九娘》的历史背景。顺治五年（1648），于七抗清起义，蒲松龄已经八周岁。顺治十八年（1661），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这时作者已经二十一周岁。作者的故乡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位于济南省城的东部，相距只有八十公里左右，与济南同属于济南府。从资料中可以知道，蒲松龄是经常去济南省城的。而栖霞、莱阳属于登州府，在淄川县的东部，相距也只有二百多公里。因此，清朝统治集团的这次大屠杀，必然对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产生重大的震动，在心灵深

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却。但是，在当时文网森严的情况下，作者不能直抒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愤懑之情，因而就通过一个人鬼之间的离奇的爱情悲剧故事，从侧面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统治集团的这一血腥罪行，表达了对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的悲痛心情。《公孙九娘》全篇自始至终沉浸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之中，凄恻哀怨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作者在小说的开篇部分，以愤怒、悲痛的心情写出了无辜百姓被屠杀的惨状：

于七一案，连坐被株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鲜血淹没了大地，白骨撑蔽天日，这是多么阴森恐怖的场面！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对异族统治集团的血泪控诉！但当时严密的文网在威慑着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写完这八个字以后，作者不得不把笔锋赶紧一转：“上官慈悲，捐给棺木。”上官多么“慈悲”！杀人杀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然后再白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偌大一座省城，所有棺材铺里的棺材都卖空了，刽子手杀了多少人啊！这是《公孙九娘》的开篇，并非小说的正文。在正文的前边，用这么多文字直接向读者说明小说的时代背景，而且正是作者所处的时代，锋芒直指最高统治集团，这在《聊斋志异》中是不多见的。作者这样写，除了能充分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愤怒与悲痛之外，也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在正文中塑造的悲剧人物形象的意义。在这个血雨腥风的时代里，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美满爱情。这是公孙九娘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公孙九娘》里共出现了四个主要人物，而公孙九娘是主人公，故篇名以她而命名。除莱阳生，朱生在故事中首先登场。朱生非常重视朋友间的友谊，即使在九泉之下，也念念不忘与莱阳生的友谊。他也非常珍惜自己的爱情。他向甥女求婚，虽然多次遭到拒绝，但始终不灰心，不退转。待到好友莱阳生来到济南时，他不避人鬼之隔，毅然去拜见他，向他表白了自己的心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同时恳求好友为甥女主婚。待莱阳生主婚成功后，他感激不已，向好友“殷殷展谢”。他和甥女成婚后，便积极热情地协助莱阳生与九娘的婚事，先代为致聘礼，又积极参与莱阳生入赘九娘家的婚礼。他对好友与九娘诀别后的痛苦非常同情，极力给予安慰。通过这些具体描写，我们看到，朱生是一个热情耿直、重友谊、珍惜爱情的青年读书人的形象。

甥女生前的身世和遭遇就已经很悲惨。她自幼丧母而寄养在舅父家，从未享受到母爱，直到十五岁才回到父亲身边。遭于七之难，父亲被统治集团杀害，弱女的心灵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遂“惊恻而绝”。但死后尤为不幸，“伯伯家大哥”却偏偏只迁走父亲的遗骨，使她成了“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的异乡孤魂，只好与一老媪同住在这两间简陋的小茅房里。她严守闺训，对婚姻大事不肯草率从事，必须在长辈主婚下方可婚配。她初见莱阳生时，便“凝目含涕，遍问姪姑”，向舅父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诉说了未能报答舅母抚育之恩的内疚之情。待挚友九娘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她破涕为笑，热情地向舅父介绍九娘的身世、才学，并向九娘开起“续弦”的玩笑，为舅父、挚友作媒。她为舅父与九娘的婚事热情奔走，与丈夫一起，协助完成舅父入赘九娘家的婚礼。最后舅父与九娘诀别，她也很痛心，极力安慰。但她非常冷静、理智，劝慰舅父：“此非人世，久居诚

非所宜。”甥女是个美丽聪明、温柔善良、热情诚恳的少女形象。

公孙九娘是本篇的主人公，是作者倾尽全力，用浓墨重笔描绘的人物形象。她是全篇写完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后才出场的。她一出场便不同凡响，就象戏剧舞台上名角出台一样，观众席上立刻欢声四起，掌声雷动。作者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她的出场。这里有甥女对九娘的身世、才学的介绍，有莱阳生所看到的九娘的美貌与风度，以及对她的赞美，有甥女向九娘开的“续弦”的玩笑。还有对九娘的动作、对话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与对话，公孙九娘这位慧丽、多情、高雅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样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理应享受到普通人能享受到的幸福与爱情。在挚友甥女的热情帮助下，虽然与莱阳生结成恩爱夫妻，但是她的悲惨遭遇，使她的爱情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气氛。新婚之夜，“邂逅含情，极尽欢昵”之后，立刻引起她对往事的回忆：

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公孙九娘母子原被押解都城，“至郡，母不堪困苦死”后，九娘亦自颈身亡。老母弱女也逃脱不了这次浩劫。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三年（甲寅），十四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生前穿的美丽的丝裙早已腐烂成尘土，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只能空自怨恨。十多年来始终栖身于寒露冷月、秋风瑟瑟的枫林中，今晚才初次享受到洞房中的人间的春意。这是第一首七言绝句的大意。第二首的大意是：白杨、凄风冷雨环绕着孤独的坟墓，想不到还会有今日的夫妻恩爱。忽然打开缕金的衣箱一看，罗裙上的斑斑血痕依然历历在目。两首绝句，字字血，声声泪，国仇家恨，刻骨铭心。

公孙九娘清醒地认识到“人鬼殊路”，这种恩爱的夫妻生活不会长久，因此含泪忍痛，敦促莱阳生立刻离开这里。她恳求丈夫把自己的遗骨迁回故乡，“使百世得所依栖”。但是由于莱阳生的疏忽，“忘问志表”，致使她这唯一的希望也未能实现。这就使公孙九娘和死于于七之难的千万无辜百姓一样，永远成了他乡之孤魂，冤沉海底。阴森恐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公孙九娘这一悲剧性的结局。但明伦对此有一段较长的评论文字，兹摘录其中一部分如下：

生被株连，死成梓里。以慧丽女子，责恨重泉，游魂异域；虽复阳台云作，画阁春生，而露冷枫林，血腥罗裙，人鬼异类，岂能白头相守哉？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但明伦对公孙九娘这一悲剧形象的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

## 二

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有过精辟的论述：“……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209页）

这虽然是对全书的评价，但以此为标准来看名篇《公孙九娘》，也是恰如其分的。因受篇幅所限，只想从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结构完整，和谐统一。《公孙九娘》两条线索，两对男女主要人物，两种结局。以莱阳生贯穿全篇。甥女与朱生的婚姻为副线，最后以“合”为终结；九娘与莱阳生的爱情为主线，最终以“离”为结局。两条线索相互交错，而又始终以副线映衬主线。脉络清晰，井然有序。

结构非常严密，细小处也不着斧凿痕迹。如莱阳生在寺院寓所初见朱生的一段描写。先是通过对话，从声音中听出对方是“似曾相识”的朋友，但还不知道是谁。“急呼灯至”，才识出是死于七之难的好友朱生，吓得转身就跑。这一切作者在前边已有明确交待：“暮色朦胧，不甚可辨。”因而使读者信而不疑。再如，莱阳生为甥女主婚的场面，是全篇中很重要的一段情节，主人公公孙九娘在这里首次亮相。作者让朱生回避这一场面，理由是媼对朱生说的“两椽茅舍子大隘”，请他到“门外少坐候”。这一理由既合理又充分。有趣的是，朱生并没有在甥女家门外坐候，而是回到自己家，坐在门口石头上等着莱阳生。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盖为九娘“遽掩入”和“笑奔出”甥女家开方便之门也！事后作者轻轻补上一笔，不着任何痕迹：“生至户外，不见朱。……见南向一第，朱坐门石上，……。”此外，前后互相照应亦非常严密。小说开头写莱阳生至稷下，“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酌奠榛墟”。下文莱阳生见到甥女时，甥女说“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另如，“媼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紧紧照应前文朱生对莱阳生说的“屡通媒妁，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从以上几个小小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孙九娘》结构之严密，真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公孙九娘》虽无曲折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情节剪裁适度，繁简得当。凡与突出人物性格有密切关系的情节，则大写特写，不惜笔墨；相反则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因而使文章修短合度，跌宕多姿。

朱生向甥女求婚的过程写得极为详细。在求莱阳生前去主婚之前，他已托“杨姥三五返”。这很好地突出了朱生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对爱情的珍惜与执着，虽屡遭拒绝，但毫不灰心。但他和甥女的婚礼却未从正面去描写，只用寥寥几笔，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先从莱阳生眼中看到的朱生的神态：“整履摇箠，意甚忻适。”再从甥女在朱生家“华妆迎笑”和朱生回答“三日矣”，极为简单地交待出他们三天前已经成婚了。甥女代舅父去九娘家求婚，朱生代致聘礼等，也是几笔带过，省却了许多笔墨。

不写朱生与甥女的婚礼，正是为了详细写主人公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的婚礼及洞房花烛，突出九娘这个悲剧人物形象。九娘与莱阳生的婚礼写得何等详尽。“有二青衣扶姬升阶”，姬“乃指画青衣，置酒高会”。朱生也“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另设一壶，为客行觞”。宴会上吃的东西也“无异人世”。从这些具体详尽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婚礼的隆重，也看到了九娘家虽是“穷波斯”，但仍有大家的气派，非蜗庐人家所能比拟。接着把情节推向高潮。洞房花烛，新婚之夜，是故事情节的高峰。在这一特定的环境里，使九娘这一悲剧人物形象的性格，得到了最彻底最完美的展现。除了“邂逅含情，极尽欢昵”的极简单的描述之外，更多的则是九娘对悲惨遭遇的追忆，对冤沉海底的怨恨与哭诉。

《公孙九娘》以悲剧而结局，不同于一般爱情故事的结尾。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大多以大团

圆为结尾。以爱情为主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最后也是以“合”为终结。《聊斋志异》中的不少爱情故事，作者也是这样处理的。蒲松龄怀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为我们编织了不少花好月满、夫唱妇随的美满结局。这样的结局，虽然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少许的慰藉，但现世毕竟是现世。美好的理想代替不了严酷的现世。《公孙九娘》以“离”为终结，以悲剧而结束。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打破读者喜闻乐见的美满结局的形式，是和他写这篇作品的动机、目的紧密相连的。在整个民族处于异民族的残酷统治之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在“血腥犹染旧罗裙”的冤和恨中，公孙九娘与莱阳生不可能有幸福美满的结合。蒲松龄让莱阳生忘问志表，负骸骨之托，使九娘对他怨恨之至，甚至连九娘送给他的罗袜也随风而成灰烬。这更增加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样的结尾符合历史真实，感人肺腑，发人深省。这样的结局更能表达出作者对这次血腥大屠杀的无比愤慨，对惨遭杀害的无辜者的深刻同情与悲痛。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用文言写小说，有长处也有局限。蒲松龄继承了中国文言文准确、精练、含蓄的优良传统，又大胆汲取了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形成了一种典雅文丽、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这样的语言非常适合于小说的创作，不论是叙事写人，还是状物绘景，都能曲尽其妙。名篇《公孙九娘》在语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些艺术特点。

如前边提到的，作者在开篇中对统治集团血腥大屠杀的描写。“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八个字，就写出了无数善良百姓被屠杀的惨状。悲愤、仇恨、控诉都凝结在这八个字里边，字字千钧，力透纸背。而“上官慈悲，捐给棺木”，则是运用了寓贬于褒、明颂暗刺的手法，充分揭露出统治阶级凶残而虚伪的本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八个字，是对这场大屠杀具体详尽的说明，给人更具体更深刻的印象。开篇这一段描写只用了六十四个字，但却包涵了那么多内容。

蒲松龄用来描写人物肖象的语言，精确、生动、传神。他善于抓住人物身上独特之点加以描绘，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肖象，这些肖象是人物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这是对公孙九娘的肖象描写。作者着力写她由于见到莱阳生时有礼貌的微笑，一双象秋天明月一样明亮的眼睛变得弯弯的，因为羞涩，两颊红得象朝霞一样美丽。这是一个颇有教养、聪明稳重的大家闺秀所特有的美。八个字就生动逼真地描绘出了公孙九娘的容貌和风采，真是传神绘影之妙笔。

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是蒲松龄语言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不管是对话还是独白，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合乎各自的身分地位、文化教养和说话时的心理状态。《公孙九娘》里的人物语言，在这一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请看下边这段描写：

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

这些对话写得多么生动、风趣、传神！既能让读者看出甥女与九娘的亲密关系，又很好地显示出两个少女的不同性格。甥女向舅父介绍九娘的话生动、风趣。她用“穷波斯”来形容九娘家的败

落，幽默而含蓄。在九娘感到羞怯，莱阳生对九娘的美丽、风度赞不绝口时，她又进一步夸奖九娘的才学高，诗词都精通，突出了九娘的内在美。待到九娘感到难为情时，她顺势对九娘开了一个“续弦”的玩笑。这个玩笑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甥女的这些话，突出了她性格中善良、热情、活泼的一个方面。九娘的话很少，全部只有三句。作者是伴随着她的动作、心理活动来写这三句话的，处处显示出这位大家闺秀的性格特征。甥女介绍她的身世，她的脸羞怯得象朝霞一样娇艳。甥女夸奖她的才学高，她不辩驳，只是微笑着对甥女说。“小婢无端败坏人”，充满了对甥女的友爱、亲密之情。“教阿舅齿冷也”，出自“文学士”之口，显得十分贴切，表现了她的谦虚、稳重。甥女对她开起“续弦”的玩笑，这位大家闺秀只好“笑奔出”了。笑而不恼，奔出门后又说“婢子颠疯作也”，则分明流露出了对莱阳生的好感。

除了四个主要人物外，还有两个极次要的人物，一个是与甥女同居的“媼”，一个是九娘的母亲“老夫人”。她们只出场一次，每人只说了几句话，但也极富有个性。“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这些话出自身居小茅草房的贫穷的老太婆之口，多么准确、形象！“两椽茅舍子”是极通俗的民间口话。公孙九娘母亲的几句话却又是一种风格，与“媼”截然不同。“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极简短的对话，形象地表现出了这位老夫人的身分、教养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九娘恳求莱阳生为自己迁葬遗骨的话，哀婉凄恻，催人泪下，“女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字字悲切，声声血泪。这些话更加突出了公孙九娘的悲剧性格。

从上边列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公孙九娘》的人物语言，不仅声口毕肖，而且都符合他们各自的身分，因而具有鲜明的个性。

《聊斋志异》中不少景物描写，用语极其精练生动，不仅画面清晰鲜明，而且能造成一种浓烈的气氛。其中不少精美的景物描写，充满着诗情画意，是优美的抒情散文，象《婴宁》、《王桂庵》、《西湖主》等名篇里的景物描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孙九娘》最后部分，有一段文字用来描写“莱霞里”的阴森景象：

……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

……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驾庭树，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

夜晚的“莱霞里”，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景物描写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紧紧相扣。这些描写，对突出作品的主题、刻画人物形象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三

#### 《公孙九娘》

于七一案<sup>(1)</sup>，连坐<sup>(2)</sup>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sup>(3)</sup>，尽戮于演武场<sup>(4)</sup>中。碧血<sup>(5)</sup>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sup>(6)</sup>，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sup>(7)</sup>，多葬南郊。甲



寅间<sup>(8)</sup>，有莱阳生至稷下<sup>(9)</sup>，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sup>(10)</sup>，酹奠榛墟<sup>(11)</sup>。就税舍<sup>(12)</sup>于下院<sup>(13)</sup>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sup>(14)</sup>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何<sup>(15)</sup>，合眸<sup>(16)</sup>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sup>(17)</sup>床下问之。瞠目<sup>(18)</sup>曰：“我候汝主人，絮絮<sup>(19)</sup>逼问，我岂暴客<sup>(20)</sup>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sup>(21)</sup>。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交<sup>(22)</sup>，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sup>(23)</sup>。今有所读<sup>(24)</sup>，愿无以异物遂猜薄<sup>(25)</sup>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耦，仆欲得主中馈<sup>(26)</sup>。屡通媒妁，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sup>(27)</sup>。”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sup>(28)</sup>，遗生鞠养<sup>(29)</sup>，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恸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sup>(30)</sup>？”朱曰：“其父为犹子<sup>(31)</sup>启榛<sup>(32)</sup>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sup>(33)</sup>？”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sup>(34)</sup>，还屈玉趾<sup>(35)</sup>。”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sup>(36)</sup>。”勉从与去。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sup>(37)</sup>大隘<sup>(38)</sup>，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女甥迎门啜泣<sup>(39)</sup>，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时。凝眸<sup>(40)</sup>含涕，遍问姪<sup>(41)</sup>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sup>(42)</sup>物故<sup>(43)</sup>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妯抚育，尚无寸报<sup>(44)</sup>，不图先葬沟渎<sup>(45)</sup>，殊为恨恨<sup>(46)</sup>。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sup>(47)</sup>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sup>(48)</sup>，得舅为政<sup>(49)</sup>，方此意嫌得<sup>(50)</sup>。”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sup>(51)</sup>曰：“勿须尔！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敛衽<sup>(52)</sup>。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sup>(53)</sup>，落落不称意<sup>(54)</sup>。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sup>(55)</sup>，羞晕朝霞<sup>(56)</sup>，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sup>(57)</sup>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sup>(58)</sup>曰：“小婢无端败坏人<sup>(59)</sup>，教阿舅齿冷<sup>(60)</sup>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sup>(61)</sup>，若个<sup>(62)</sup>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sup>(63)</sup>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sup>(64)</sup>。”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sup>(65)</sup>，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向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sup>(66)</sup>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sup>(67)</sup>百枚，曰：“他无长物<sup>(68)</sup>，聊代禽仪<sup>(69)</sup>。”既而曰：“家有浊醪<sup>(70)</sup>，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执谢<sup>(71)</sup>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别。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赴友人饮耳。”后五日，果见朱来，整履摇箠<sup>(72)</sup>，意甚欣适。才至户庭，望尘即拜。少间，笑曰：“君嘉礼既成<sup>(73)</sup>，庆在今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sup>(74)</sup>？”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sup>(75)</sup>。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

喜。但言老耄<sup>(76)</sup>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姬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sup>(77)</sup>。”乃指画<sup>(78)</sup>青衣，进酒高会<sup>(79)</sup>。朱乃唤家人，另出肴俎<sup>(80)</sup>，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sup>(81)</sup>。筵中进饌，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sup>(82)</sup>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sup>(83)</sup>。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sup>(84)</sup>两绝云：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sup>(85)</sup>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sup>(86)</sup>。”“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sup>(87)</sup>更作云？忽启缕金箱<sup>(88)</sup>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忽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嬖惑<sup>(89)</sup>殊甚。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sup>(90)</sup>。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歔歔<sup>(91)</sup>。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sup>(92)</sup>；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sup>(93)</sup>，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怛怛<sup>(94)</sup>不忍归。因过拍朱氏之门。朱白足<sup>(95)</sup>出逆；甥亦起，云鬓崩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姪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久居诚非所宜。”于是相对洴澼，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sup>(96)</sup>。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sup>(97)</sup>。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sup>(98)</sup>。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驾庭树，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sup>(99)</sup>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sup>(100)</sup>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女郎，独行丘墓间，神情意致，怪似<sup>(101)</sup>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骑欲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sup>(102)</sup>灭矣。

异史氏曰：“香草沉罗<sup>(103)</sup>，血满胸臆；东山佩玦<sup>(104)</sup>，泪渍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sup>(105)</sup>耶？脾隔间物<sup>(106)</sup>，不能掬<sup>(107)</sup>以相示，冤乎哉！”

#### 【注释】

- (1) 于七一案：指清初顺治五年（1648），山东栖霞人于七领导农民武装反抗清统治的起义斗争。曾占领栖霞、莱阳等县，历时十四年之久，最后于康熙元年（1662）起义失败。清政府对起义地区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许多人惨遭杀害，栖霞、莱阳两县尤甚。（2）连坐：因受牵连而获罪。（3）一日俘百人：每天逮捕数百人。一日，每天。（4）演武场：练兵场，故址在济南市南门外。演武，练习武艺。（5）碧血：无辜者的鲜血，或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庄子·外物》中说，周大夫苾弘在蜀无辜被杀，其血收藏三年后变为碧血。碧：青玉；青绿色。（6）工肆：作坊、店铺。这里指棺材铺。（7）伏刑东鬼：栖霞、莱阳等地被株连处死的人。伏刑，被处死。东鬼，因栖霞、莱阳两县在济南东边。（8）甲寅间：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9）稷（jì）下：这里指济南。下文的“稷门”也指济南。本来是古齐国都城临淄（今属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地区。齐宣王在这里广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后世常以“稷下”、“稷门”代指山东省会所在地。蒲松龄有诗二首，七言律诗《稷门客邸》和七言绝句《夏客稷门，僦居湖楼》，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和四十五年（1706）夏客居济南时所作。（10）楮（chǔ）帛（bó）：旧俗祭祀时焚化的纸钱。也叫“楮钱”。楮：树名，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因以为纸的代称。（11）酌（lèi）奠榛（zhēn）墟：到荆棘丛生的荒坟去祭奠。酌奠，祭祀时把酒洒在地上。榛墟，荆棘丛生的荒野（下文“榛荒”义同）。这里指坟地。（12）税舍：租赁房舍。（13）

下院：大寺院在外边设的小寺院。（14）造室：登门。造：前往，到。（15）谁何：谁人，哪个。疑问代词的连用形式。（16）合眸（móu）：闭眼。（17）诣（yì）：到，前往。（18）瞠（chēng）目：瞪着眼睛看。（19）絮絮：说话连续不断。（20）暴客：这里指强盗。（21）却走：转身就跑。（22）文字交：以诗文相互交往的朋友。（23）耿耿不去心：总想着，不能忘却。耿耿，形容有心事，不能安宁。《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24）渎（dú）：冒犯。这里有请求的意思。（25）猜薄：猜疑、鄙薄。（26）主中馈（kuì）：做主妇。中馈，原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引申为妻室。（27）齿牙余惠：夸奖赞美的好话。原为“齿牙余论”。《南史·谢朓传》：“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这里是请代为说几句好话的意思。（28）失恃（shì）：丧母。《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hù）”、“恃”，依靠、依赖的意思。后因称丧父为“失怙”，丧母为“失恃”。（29）鞠养：养育，抚养。《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30）何我之求：何求于我，为什么求我。（31）犹子：侄子。《礼记·檀弓上》：“兄弟之子，犹子也。”后因称侄子为犹子。（32）启柩（chèn）：迁葬。柩，棺材。（33）阿谁：谁人？《婴宁》篇：“甥归阿谁？”（34）金诺：守信不渝的诺言。金，比喻贵重。《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35）屈玉趾（zhǐ）：麻烦人家走一趟。趾，脚。玉趾，称人行止的敬称。（36）第行：只管走。（37）两椽（chuán）茅舍子：两间茅草屋。椽：①椽子，安在檩（lǐn）上支架屋顶的木条。②房屋间数的代称。此处是②的意思。（38）大隘（ài）：太狭小。（39）啜泣：抽泣。啜，哭泣时的抽噎。（40）凝眸：目不转睛地（看）。这里是眼睛里充满了悲喜的神情。（41）妯（jìn）：舅母。（42）荆（jīng）人：妻子。旧时对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另如荆妻、拙荆等。（43）物故：亡故。（44）寸报：微不足道的报答。唐孟郊《游子吟》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句。这里似乎是用这一典故。（45）沟渎：沟渠。（46）恨恨：抱恨不已。《古诗为焦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47）沉魂：沉沦于阴间的冤魂。（48）草草：草率。（49）为政：做主，主持。（50）方此意慊（qiè）得：只有这样才能满意。意慊，满意，称心。（51）裾（jū）：衣服的大襟。（52）敛衽（liǎnrèn）：原为整整衣襟，表示恭敬；后专指妇女行拜礼。（53）穷波斯：波斯，古国名，即今伊朗。波斯以出产玛瑙、珍珠等宝物著称。国内多珠宝商，很有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波斯指代富商。这里的穷波斯是说，从前很阔，是大户人家，现在则已经衰落了。（54）落落不称（chèn）意：冷落寂寞，不顺心。落落，冷落。陆机《叹逝赋》：“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另有开朗的意思，如“落落大方”。（55）笑弯秋月：象秋天的明月一样清透明媚的眼睛，微笑时变得弯弯的。（56）羞晕朝霞：害羞的时候，两颊上的红晕如同清晨东方的彩霞。（57）蜗（wō）庐：比喻房屋狭窄简陋。这里指小户人家。另有“蜗居”、“蜗舍”，义同。骆宾王《寒夜独坐游子多怀简知己》：“鹤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58）微哂（shěn）：微笑。（59）败坏人：此处是捉弄人的意思。（60）齿冷：笑话，耻笑。笑的时间长，牙齿就会感到冷。《南史·乐豫传》：“人笑褚公，至今齿冷。”（61）断弦未续：妻子死了，尚未续娶。古代以琴瑟谐合象征夫妻，故死了妻子叫“断弦”，再娶叫“续弦”。（62）若个：原意为“哪个”、“谁”。卢照邻《行路难》：“若个游人不断攀？若个倡家不来折？”但这里作“象这个”解。（63）粪壤：原为秽土、肥土。此处是指已死去的人。（64）迓（yà）：迎接。（65）月衔（xián）半规：月亮隐去一半，露出一半。阴历初八、九日，或二十二、三日。衔：含，隐没。（66）逆：相迎。（67）晋珠：山西省霍山出产的珠玉。（68）长（zhàng）物：多余的东西。（69）禽仪：订婚用的聘礼。古代订婚时用雁作为聘礼。仪，礼物。（70）浊醪（láo）：浊酒。（71）撝（huī）：谦逊。（72）箑（shà）：扇子。又读jié。（73）嘉礼：古代五礼之一，后专指婚礼。《狐嫁女》篇：“不知今夕嘉礼，惭无以贺。”（74）于归：女子出嫁。《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于，往；归，嫁。（75）助妆：古时女子出嫁，亲友们赠送的礼物或金钱。（76）老耄（mào）：八、九十岁的年龄称“耄”。《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老耄”指年龄很大的人。（77）脱边幅：不拘礼节。脱，疏忽。边幅，布匹的边。古代以修整布匹的边比喻人的容止合乎礼仪。（78）指画：指使，指挥。（79）高会：盛大的宴会。（80）肴俎（zǔ）：肴，鱼肉等荤菜。俎，原为祭器，这里指盛菜肴用的食具。（81）行觞（shāng）：依次斟酒。觞，古代饮酒用的器具。（82）邂逅（xièhòu）：两相爱悦。《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邂逅。”邂逅另有不期而会的意思。（83）自刭（jǐng）：自己用刀割颈而死。（84）乃口占两绝。于是随口念出两首绝句。口占，作诗不起草，随口吟诵而成。（85）业果：佛教名词。佛家认为，行恶业有恶报，行善业有善报。这里指因前生作下的恶业而受到的报应。（86）画阁春：彩饰的闺阁充满着人间的春意。画阁，这里指洞房。（87）阳台：指男女欢合的处所。宋玉《高唐赋·序》：楚王游于高唐，梦中与一神女欢会。临别时，神女对楚王说：“妾

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便指男女合欢之处为阳台。（88）缕金箱：饰有金线花纹的衣箱。（89）嬖（bì）惑：迷恋，宠爱。（90）莱霞里：以莱阳、栖霞两县名虚拟的村庄。（91）歔歔：感叹，抽噎。这里是感叹。歔歔亦作歔歔。（92）蓬游无底：象蓬草一样随风飘游，没有归宿。底，止。（93）归葬墓侧：迁回故乡，葬在祖坟旁边。（94）怆怆（dāodá）：悲痛。王粲《登楼赋》：“心凄怆以感发兮，意怆怆而惛惛。”怆怆，另有“罗嗦”、“唠叨”的意思。（95）白足：光着脚。谓匆忙未及穿鞋。（96）展转申旦：翻来复去不能入睡，直到天亮。展，同辗。申旦，通宵达旦。宋玉《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97）志表：墓前石碑等一类的标记。（98）东旋：回莱阳去。因莱阳在济南东边。后文的“返辔遂东”，义同。（99）坟兆万接：坟墓很多，一个接一个。坟兆，坟地。（100）惊悼：恐惧到极点。（101）怪似：非常象。怪，很、非常。（102）烟然：消失不见的样子。（103）香草沉罗：用屈原怒投汨罗江自杀身死的典故。屈原在《离骚》中常以香草喻忠贞之士，这里是指屈原本人。（104）东山佩玦（jué）：春秋时，晋献公宠幸骊姬，厌恶太子申生，就让他去讨伐东山皋落氏。临时给太子金玦佩带，意思是让他别回来了。玦，形如环而有缺口的佩玉。古人以玦表示诀别。金玦是镶金的玉玦。（105）中：内心。（106）脾（pí）膈（gé）间物：指心。（107）掬（jū）：双手捧（东西）。

(1992. 9. 14 受理)